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四三五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35)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三十五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霍奥·奥古斯托·德阿劳霍·卡斯特罗先生
(巴西)。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35)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6)

(b)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617)

(c)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1)

(d)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24)

1. 主席：依据安理会(第一四三四次会议)昨天通过的决定，经安理会的同意，我现在建议邀请约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审议中的议题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法拉先生(约旦)、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A.希勒米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A.帕查奇先生(伊拉克)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我的名单上第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3. 希勒米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容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你担任巴西的常驻代表和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表示欢迎。

4. 我也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美国新任常驻代表鲍尔大使表示欢迎。我们相信，他的参与讨论将会是客观的和建设性的。

5. 至于我们的尊敬的朋友、副秘书长库塔科夫先生，我认为他是我个人的朋友，多年来在特别政治

委员会他曾坐在我的邻座，我国代表团对他致以最热烈的欢迎。

6. 昨天我们又领略了一次特科阿先生的长篇的高谈阔论。我们认为，对于他的这些高谈阔论，安理会此刻已经有了免疫力了。象往常一样，他的发言充满了陈腐的议论、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更不消说含糊其词地提到世界和平——在谈到所有这一切时，他那种傲慢自大的腔调是同安理会这个机构的宁静气氛不相称的，是同联合国这个国际社会的传统礼貌不相容的。我不想对以色列代表所提出的所有捏造的指控详加驳斥，以免使安理会不胜其烦；可是，我决心要对他发言中歪曲得过于明目张胆的地方和虚构得过于显著的部分予以纠正。

7. 以色列代表，看来非常喜欢谈到所谓阿拉伯的侵略，这也难免。这里我急于要声明的是，如果有侵略，那当然应该指以色列，指以色列的侵略行动和以色列的侵略阴谋。

8. 当表面上为了躲避纳粹的暴政与恐怖统治而移入巴勒斯坦这个和平的土地的迁徙居民刚刚踏上巴勒斯坦，他们立即凭借恐怖统治把当地居民驱逐出去从而取而代之，这不是侵略吗？

9. 国际社会曾经——且不管是否做的对——划给他们一部分土地，但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以牺牲巴勒斯坦原来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继续扩大其地盘，这不是侵略吗？

10. 他们在一九六七年侵犯我国及别的阿拉伯国家，占领大片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其面积比以色列本身的领土大三倍，这不是侵略吗？

11. 以色列不顾安理会一致同意的不容许通过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大会的集体意志，仍旧强占着作为一九六七年军事冒险的结果而占领的领土，这不是侵略吗？

12. 我认为特科阿先生无权谈论侵略，除非他希望详细讨论我有意不谈的以色列的种种侵略。

13. 我相信安理会的成员已注意到以色列代表十分强调停火及尊重停火的重要性。我无须向安理会

阐释，停火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我也没有必要使大家回顾安理会通过第二三五（一九六七）号决议时的形势。关于这一点，我只需要提一下当时美国代表所作的声明就够了，他当时说，停火应当被看作是在该地区建立和平的“第一步”。我是不反对他的声明的，但是，我还得补充说，第二步也已经采取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包含有中东地区和平基本要素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就是安理会所采取的第二步。可是，我注意到——我必须说，我对此丝毫不感到惊异——自从该决议通过以后，在特科阿先生在安理会所作的历次发言中，从未对该决议有过任何的反响；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政府也象阿拉伯国家政府一样，已经承认要履行这个决议。难道以色列象漠视以前的许多决议一样，已决定对这个决议也置之不理吗？我再次提醒安理会，对这样严肃的事情持这样的观点，那未免太天真了。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另一项决议而已，这是一项关系到联合国组织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的决议。所以，安理会对于反对这些原则的事不能不作出反应，而要尖锐地和猛烈地作出反应。

14. 以色列领导人再三再四公开声称，他们要抓住他们所征服的领土不放，并说他们的某些决定是不能撤销的。我完全相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但是我心里出现了这样一个疑问：安理会能容忍这样的姿态吗？

15. 以色列代表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当局将不遗余力去保证以色列人在安全下生活的权利并决心要运用一切手段来确保这个目标。但是，不幸的巴勒斯坦人民又将怎样呢？是不是他们就应该放弃他们的权利，好让别人强行行使他们的权力呢？谁来保证他们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呢？联合国承担这项工作已经几年了，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决议来保护最低限度的人权。可是，结果巴勒斯坦人成了受到最凶狠的待遇的人。他们变成无家可归和一贫如洗，等待着他们的是黑暗和悲哀的未来。如果以色列的代表专断地、狂妄地冒称有权代表那些和平地、体面地生活在别的国家内的犹太人说话，他就没有资格不承认我们有合法的权利为我们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兄弟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寻求补救之道。因为一百多万阿拉伯难民过着苦难的生活，完全是以色列人的行动所造成的。

16. 我感到有必要发表上述的谈话，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但是我不想分散安理会对于处理审议中的问题的注意力——虽然这可能是以色列代表发表那些不着边际、毫不相干的谈话的意图。

17. 事实很简单，很明显：以色列武装部队与空军深入约旦的领土，深入到离安曼不到十五英里。以色列代表厚颜无耻地提出的借口是，对这个地区的所谓恐怖分子的基地从事惩罚性的远征。结果是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批平民的大屠杀，清清楚楚的事实已使得以色列当局再也不可能对这些事予以否认；因此他们就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对这次暴行进行狂妄自大地大事吹嘘。所以，问题不在于查明事实；问题在于对某些行动的解释有一致的意见。

18. 不论是不是在停火安排下，由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从事精心策划的军事攻击，显然是一种侵略；对此，安全理事会依据宪章的规定应该予以注意。漠视和公开地违犯与抗拒安全理事会为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而通过的决议，无疑地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这种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有责任要维护的。另一方面，当被占领区的人民起来对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和告诫仍继续赖着不撤走的占领者与压迫者进行反抗时，这些人民只能被称为自由战士。只有那些不仅拒绝履行安理会所一致同意通过的决议而且还把不人道的生活条件强加在他们继续进行军事征服的人民身上的人，才真正应该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19. 以色列继续拒绝表示准备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色列固执采用黩武主义的政策来实现它的扩张计划，以色列对占领区人民的不人道的和种族主义的行为，以色列对待世界公众舆论中被尊重的观点的傲慢态度，这些只能滋长生活在其占领下的人民的怨恨。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占领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20. 看来，和平为参加这个会议的每一个人所关注，因为安全理事会去年十一月通过了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勾画出和平的要点与方式。决议提到了在这个地区需要公正与持久的和平。我们已接受这个决议，因为我们相信和平与正义。以色列虽然

继续空谈和平，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宣布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可否认为，他们要的是没有正义的和平，因而才不愿公开地、无保留地宣布他们接受该项决议？让我向你肯定地说，这是不行的，因为没有正义的和平是没有地基的大厦，它会立刻倒塌的。

21. 建设性的讨论仍然是可能的；但是要实践它，责任不在我们方面。客观地说，应该要求那些相信武力统治就是法治，依靠巨大的军事活动猎取有利地位的人来实践它，才是最妥当的。根据以色列过去二十年间的记录——恫吓、侵略与破坏的记录——以色列代表（他的国家因犯破坏行为曾受到安全理事会一连串应得的谴责）竟然来向我们鼓吹建设性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怀疑这是否适当。

22.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野蛮的罪行已不是第一次了，阿拉伯国家向这个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首要责任的组织提出控诉也不是第一次了。然而，应该承认，安全理事会的无所作为已对正义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安全理事会不愿正视联合国宪章给它规定的责任，维护宪章的崇高原则，遏止侵略者，恢复公正的和平，这就使得侵略者认为他可以不受惩罚地来坚持它的政策。但是，宪章有一整章（第七章）规定着：不论何时，凡是犯了公开的侵略并明目张胆地蔑视宪章的基础时，就要执行该章的规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是一致同意通过的。在该决议中，安理会各理事国宣称：

“……这样的军事报复行动及其他严重违反停火的事件是不能容忍的，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进一步采取宪章所规定的更有效的步骤以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自从该决议通过以后，以色列已两次乞灵于它的报复政策，实行大规模报复。我无须提请安理会注意，设若安理会继续无所作为，那将会导致怎样严重的后果。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安理会的另一次谴责。以色列已受到一长串这类谴责了，但是以色列当局完全漠视这些谴责。现在应该是考虑采取“宪章所规定的更有效的步骤以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时候了。

23. 沙耶先生(法国): 主席先生,昨天你完美地表达了安理会各成员对七月份的安理会主席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布阿图拉先生的感情,我们对他担任这项职务都很高兴。你也确切地表达了我们对美国新任常驻代表鲍尔先生的心情,鲍尔先生在国际上早已是知名人士,我们欢迎他与我们一起工作,你也确切地表达了我们对新任负责政治与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库塔科夫先生的心情,我国代表团同他有过多年的亲密关系。

24. 主席先生,对你昨天以安理会全体成员的名义所作的发言给以任何的增删损益对我来说都是不适当的。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欢迎你担任巴西常驻代表来到联合国,并且非常高兴你到达后立即主持我们的工作。尽管表面上你是个新来者,可是事实上,你的能力、你的友善与你的彬彬有礼,早已为联合国所敬仰。我们对你完全信任,而且请你放心,在你的工作中,我们极望给你以协助。

25.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在更愉快的情况下欢迎你,而不愿在促使安理会今天开会的情况下来欢迎你。中东地区再一次发生了流血的事件,安理会由于那里刚发生的严重事件而再度召开了紧急会议。

26. 八月四日,当法国政府获悉萨勒特遭到以色列空军的轰炸,使该地区饱受痛苦的人民遭受新的苦难时,法国政府就深为关注并深表同情。约旦代表告诉我们,这次业经以色列政府承认了的军事行动,在三小时的时间内,炸死三十四人,炸伤八十二人,并造成了相当大的物质损失。我国政府对这种损失特别是人命的损失深表遗憾,特别使我国政府感到震惊的是,尽管安全理事会的多次发出呼吁并作出决定,还是经常发生这一类的严重事件。

27.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安全理事会一致同意谴责以色列于三月二十一日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停火决议向卡拉迈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并对所有暴力事件表示遗憾,并且宣布这一类的军事报复行动及其他严重违反停火的事件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在该决议通过后不到五天,新的事件又发生了,使得该地区又在流血,因而不得不召集另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

28. 一九六八年六月四日,发生了对伊尔比德城及其邻近村庄的袭击,其伤亡率是五十九人死亡和一百二十一人受伤。刚好两个月,又发生了安全理事会目下正在开会审议的对萨勒特的轰炸。

29. 在听取了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发言以后,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事实上是复仇行为,决不能以合法的防御为自己辩解。正象法国代表早已在这个讲坛上强调过的,我们从来不认为军事报复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它是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所谴责的。

30. 而且,如果还需要任何证据的话,那么,过去几个月内该地区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本身就足以证明这类行动是毫无用处的。不管是由怎样的事件引起的,报复必然会引起一连串的可悲的反应与镇压,这些反应和镇压只能滋长仇恨与愤慨,并可能导致战争的再度爆发。

31. 我们应该坚决走上相反的途径,走上能够导致和平解决的途径,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使得这一途径成为可能。我国政府曾经对这个提案投了赞成票。我国政府相信,该提案应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并且认为,体现在该提案中的所有原则都应有效地予以贯彻执行。那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密切注意雅林大使为完成他的使命而作出的值得赞扬的努力。正当特别代表在为此而努力的时候,诸如轰炸萨勒特这样的军事行动,只会使他的工作变得复杂化并危及我们大家都希望达致的公正与持久的和平的机会。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谴责这样的军事行动。特别应该努力有效地实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尽力防止这些军事行动的重新发生。

32. 博列先生(加拿大): 主席先生,如果我没有以加拿大代表团的名义欢迎你担任贵国常驻代表以及担任安全理事会八月份主席,就我个人说,我会感到是一种失职的疏忽。我国代表团十分赞同其他代表团所表达的信心,相信在你的开明的领导下,由于你在国际事务方面的长期经验,我们的工作的结果必然是极为有益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你充分合作。

33. 美国新任代表鲍尔大使早已是知名之士，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他的才德，他给我们安理会在国际事务方面与政府问题方面带来丰富的经验。我们知道这种经验将对他非常有价值并将有助于他完成作为他的国家派驻在安全理事会的常驻代表的繁重的工作。

34. 请再容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坐在我右边的邻人库塔科夫先生祝贺，祝贺他最近被任命为负责政治与安全理事会事务的副秘书长。他长期参加联合国的工作是他的能力的保证，我们祝愿他顺利完成他的工作任务。

35. 加拿大代表团深深地意识到当前正在上演的人类的悲剧，并且仔细地听取了由约旦和以色列的尊敬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对于他们所提出的控诉，对于成为我们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原因的这个特殊事件，谁都不能否认其严重性。

36. 在该地区，除了过去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与报复行为之外，现在又增加了一次暴力事件。我国代表团对八月四日发生在约旦的军事行动及因此而造成的生命的丧失深感遗憾。

37. 我国代表团吁请所有有关方面一丝不苟地遵守停火而且不要采取任何姿态或从事任何行动，致使这种在中东一天一天地维持着的原已脆弱的和平变得更加不稳定。显然，这类暴力行为无助于给秘书长的代表雅林大使完成他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创造气氛。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雅林大使最近向秘书长报告了他的意图，要继续努力使有关双方之间达成协议。我确信全体代表都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后寻找出一个和平解决办法的唯一的希望在于雅林大使及其使团。在目前的形势下，安理会的决议可能对秘书长的代表的重要任务具有深远的影响。

38. 据我国代表团看来，在安全理事会讨论结束以后，当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各理事国探索安理会所要采取的最适当的行动方针时，上述因素应具有指导意义。

39.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40.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愿简短地行使我的答辩权。

41. 中东遭受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进行的侵略战争的痛苦已经有二十年了。这场无视联合国而进行的战争，其侵略性质是无容置疑的。一九四八年，它曾在安全理事会受到包括美国、苏联及其他国家在内的理事国的谴责。战争之所以没有结束，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拒绝同以色列媾和。战争的侵略性质并没有也不会单单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在中东，十九年来只有一次停战协定；最近一年才有一次停火。但是，不论是在停战期间抑或是在目前的停火期间，一个清清楚楚的突出的因素是：阿拉伯国家从未放弃他们的战争。它们从未停止运用它们所能运用的手段进行这场战争：政治战和经济战，海军封锁、轰击边境村庄，特别是恐怖活动与破坏性的袭击。

42. 奇怪的是，阿拉伯各国的代表和他们的一些支持者试图把从约旦阵地发动的对以色列村庄武装袭击以及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行动说成是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的结果，甚至为之辩护。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符合事实了。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很久，阿拉伯国家就已采用过同样的手段。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多年以来也用同样的论点为这些手段辩护。约旦的大炮轰击以色列的村庄，从约旦出发的武装袭击者袭击以色列和以色列公民，把这些事完全说成是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侵略的失败的反应，这样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类敌对的行为正如以色列-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一样由来已久。

43. 巴勒斯坦游击队并不是一个新奇的发明。法塔赫并不是一个新的组织。所谓阿拉伯解放战争并不是阿拉伯对妇女和儿童进行的恐怖活动的新的标签。不管阿拉伯各国政府怎样要我们相信，以色列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都曾面临这些攻击。这些侵略行为曾经一再被裁定为非法的并要求立即终止。甚至远在一九四八年的脆弱的停战时期，安全理事会即已要求停止这种类型的战争，而阿拉伯各国目前却企图在全世界面前把这种类型的战争冒充为正当。

44. 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第五六(一九四八)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决定：

“(a) 双方必须对在其管辖下或在其控制的领土内的正规的和非正规部队的行动负责；

“(b) 双方有义务使用一切方法防止在其管辖下或在其控制的领土内的个人或团体的破坏停战的行动。”

在其后的年代中，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和已故前任秘书长的报告、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声明都谴责了这类行为并要求停止这些行为。

45. 恐怖袭击是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战事的惯用手法。这些袭击既是卑鄙的又是应该谴责的，现在和过去同样的危险。这些袭击始终是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总战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46. 在战争中，自卫并不是一个措词的问题。那些杀人的人，那些组织杀人的人，那些支持与鼓励谋杀与破坏活动的人，完全知道，受攻击的人是会回击的。当他回击时，他不需要请示杀人的人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以及在什么时候进行回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基本信条是不能用曲解法律、天性或道德来改变的。那些支持阿拉伯恐怖活动的人（更不用说从阿拉伯阵地上发动武装攻击），必须懂得他们是在支持阿拉伯人继续对以色列作战。这种战争是一项国际罪行，那些支持这项罪行的人无权伪仁假义地提出对这种罪行如何去反应或如何不去反应。

47.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团会跟约旦代表一起为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战争辩护，这是毫不足奇的。归根到底，在许多年以前，埃及就是恐怖战手段的创始者。今天大家都知道从约旦出发的恐怖分子袭击队是由开罗组织、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开罗曾经把埃及正规军的军官与士兵调到约旦的破坏分子的营地去。有些被击毙和被俘获的袭击者穿着埃及军服并带着埃及军事人员的证件。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的纽约时报曾概括这个情势如下：“来自阿拉伯的消息表明，反对以色列的游击队活动由于受到开罗与安曼的支持而正在增加中。”

48. 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埃及最应对目前的中东局势负责。去年的一些事件在我们大家心中记忆犹新。今天，埃及再一次站在阿拉伯的好战态度的最前列。开罗曾经拼命企图在全世界面前装出它并不是

那么毫不妥协的，可是现在开罗的这副假面具已经戴不住了。所有关于愿意和平的消息都被埃及政府的发言人所否认了。所有关于埃及可能愿意同以色列达成协议的想法都被开罗所粉碎了。埃及重新回到一年多以前那样，成为一个渴望着重新恢复战争的顽固的侵略者。

49. 让我们听听纳赛尔总统——不是这次辩论中的埃及代表——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是怎么说的：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策的基点是清楚而明确的：不同以色列谈判，不同以色列媾和”——我再重复一遍，不同以色列媾和——“不承认以色列。”他继续说，“现在还没有和平解决的计划，并且在我看来，将来也不会有。”我再重说一遍：“现在还没有和平解决的计划，并且在我看来，将来也不会有。”

“我们还要说”他说道，“仅仅消除六月五日的侵略的后果并不能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实现和平。”

凡是二十年来注视埃及的行动和听过埃及的声明的人，都会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其次一点”，他说道，“是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游击队活动，我们已保证对游击队活动提供一切援助。”

50. 纳赛尔总统的演说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给埃及的政策提供了一幅异常清楚而毫无怀疑余地的图画。这是一种绝对的、毫无保留的、毫不妥协的反对和平的政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政策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根本原则的明目张胆的破坏。纳赛尔排斥了国际社会的公开要求，要求就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达成协议。纳赛尔的声明，以及我们接收到的有关埃及政策的其他迹象，打破了认为埃及政策是温和而有节制的任何幻想。纳赛尔的政策是要在中东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以达到完全消灭以色列的目的。他反对和平，反对协议，反对谈判，反对承认以色列的主权。

51. 埃及先前所作的关于愿意和平解决和接受安全理事会关于达致和平的十一月决议的那些声明现

在都被彻底否认了。那些声明本来是为了迷惑世界舆论的。现在纳赛尔连这一点都不想做了。

52. 根据前面所说的，现在听到埃及代表坦率说出他们赞成对以色列进行战争，也就毫不意外了。我们完全不承认他们的政府有权怀疑以色列对恐怖分子基地采取空中袭击是否正当。一个曾用飞机轰炸和用毒气攻击无辜的平民村庄的政府没有资格大谈对军事目标采取防御性的空中战斗。

53. 我想在这里宣读一篇一年前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

“下面签名的医师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派到也门的医疗队的成员们，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到达瓦迪、海兰的贾哈尔(北也门)。他们是应当当地居民的请求前往协助的，这些居民声称他们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早晨受到由飞机——埃及的飞机——“施放的毒气的攻击……”

“一. 在空袭后不久有七十五人死于毒气。他们表现出如下的症状：呼吸短促、咳嗽、口吐粉红色的泡沫，浑身水肿，脸部肿得尤其厉害……”

“……”

“下面签名的医师们从他们的调查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由验尸来看，致死的原因是肺水肿。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医疗队调查的一致结果表明，这种肺水肿多半是由吸入毒气引起的。”

54. 主席：阿尔及利亚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

55.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国代表团很少打断安理会里的讨论。但是，正如苏联代表马立克先生在昨天恰当地指出的，这里有些人总想造成一种惯例，一有机会就把一些不相干的问题扯到我们的辩论里来。

56. 在这种场合，我不得不重提联合王国的代表卡拉登勋爵所作的有勇气的决定，他明智地表示说，凡是被邀请到安全理事会发言的发言者，都应该尽量把他们的发言严格地限制在讨论的题目范围内。

57. 我国代表团不希望看到这种作法在安理会中变成一种习惯，为了防止安理会回复到这种作法，我国代表团谨敦请你，主席先生，要求所有要求在安理会发言的人认真地遵守由大家通过并认可的议程。

58. 主席：关于阿尔及利亚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我希望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在解释其惯例时有时宽有时严，然而毫不犹豫地同意他的意见，必须对辩论加以某些限制，使辩论不超出审议中的项目范围。因此，我请以色列的代表把他的发言限制在审议中的项目范围内。尤其因为，根据我的理解，以色列代表这次要求发言，是要求行使答辩权。我确信以色列的代表会注意我的要求。现在请他继续发言。

59.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请容许我重申，联合国所根据的原则是所有会员国一律平等，以色列作为联合国一个成员国，怀疑任何迫害犹太人或歧视犹太人的国家有权来到安理会为人权讲话。我们将怀疑任何犯有侵略罪行的国家到这里来对以色列的反对侵略的自卫行动发表它的意见、它的判断。我们和全世界的人都不容许那些奉行旨在摧毁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并消灭它的人民的罪恶政策的人在这里把自己乔装打扮成法律和正义的保卫者。

60. 安全理事会所面临的形势是很清楚的：阿拉伯人对以色列进行战争已有二十年了，目前的战争，是从约旦军事阵地越过停火线继续开火，特别是反复地、肆意地、对以色列村庄进行炮击，以及在约旦政府及其武装部队的纵容、帮助与鼓励下，从约旦领土上对以色列进行武装恐怖袭击。

61. 安全理事会若对这个地区的和平有所贡献，只有一个途径——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的自卫性的反击行动上，而是要断然作出裁定，终止阿拉伯的作战。安理会确实有必要采取行动去制止从约旦军事阵地炮击以色列的村庄和制止从约旦领土上对我国和我国人民进行恐怖袭击。

62.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主席，首先，请容许我欢迎你担任巴西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和安理会本月份主席。你在联合国工作上和外交上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我们欢迎你主持我们的讨论并深信我们大家将从你的睿智中获益不浅。

63. 其次，我想对七月份领导安理会活动的布阿图拉大使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虽然七月份安全理事会没有召开会议，布阿图拉大使却在安理会的代表中进行了有价值的磋商，我们都知道进行这些磋商对我们的召开会议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主持我们的正式审议。

64. 让我也对美国代表鲍尔大使说几句表示欢迎的话。鲍尔大使是一位很有才干的政治家，我们渴望为实现安理会的目标而同他合作。

65. 我还有另一个愉快的任务，那就是向副秘书长库塔科夫表示我们的欢迎。他的工作与经验使他出色地适合于担任他刚被任命的职位，我们向他保证我们的充分合作。

66. 今年三月，安理会碰到了一个由以色列武装部队对约旦领土采取的大规模的、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造成的严重局势。经过紧张的磋商并对事情的各个方面仔细考虑以后，安理会通过了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谴责了这次军事行动，要求以色列停止一切违反第二三七（一九六七）号决议的行为与活动，要求以色列保证被他占领地区内的居民的安全与安宁，并宣布这类的军事报复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安理会还承诺将考虑采取宪章上所规定的有效的步骤以防止这类行为的再度发生。

67. 决议通过后还不到一星期，以色列就完全藐视安理会的决议，从陆上和空中对约旦河东岸进行了猛烈的密集的轰击。那一次，在安理会第一四一二次会议上，主席宣布了安理会所有成员的一致意见，对该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表示关注，并表示安理会将密切注视此种局势。

68. 两个月后，以色列又对约旦境内的伊尔比德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但是肯尼迪参议员被暗杀的悲剧妨碍安理会考虑那件事情。

69. 今天我们又碰到四个月来以色列对约旦进行的第四次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最近这次侵略行动所造成的说不尽的不幸和生命的损失是太清楚了，无须再作任何的描述。但是，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连串事件中的另一个事件。这次事件的严重性是历次事件所

无法比拟的。它使得该地区群情激昂，如果安理会不加以控制的话，势将断送任何依然存在的那怕是很小的恢复和平的机会。问题是，目前这种不可容忍的局面是由以色列的始终一贯的残暴的军事行动的方式所导致的，面对着这种方式的军事行动，安理会将能够和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70. 有几位同事已在我之先发表了意见。他们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就是所有的人都对以色列最近的行动表示遗憾。这是一种自然的人性的反应。但是，要使这种反应成为有意义的，要使它确实有助于改善局势，要使这个地区的和平展望有所恢复，就不能让它仅仅停留在表示感情的阶段上，而应把它用具体的语言表达出来，成为安理会的一项声明，使它对以色列起一种遏止作用。

71. 然而，根据我国代表团真实的看法，我们这里的讨论，有两种倾向妨碍着安理会的客观立场并可能使我们的审议毫无效果。我们谨促请抛弃这些倾向。

72. 第一种倾向是过度认为安理会面对着当事各方的指控与反指控，而对事实真相没有独立的认识。我愿提请我的同事们注意，在这件事情上，思想混乱是不能容许的。促使我们召开这些会议的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由以色列自己承认了。再没有比以色列代表在其发言中所提供的证据更能证明在这种行动背后的态度是什么了。不错，以色列提出了一张所谓约旦违犯停火的行为的长长的清单。但是，每当以色列进行一次侵略行动时，它手头总有一张这种违犯停火行为的清单，这一事实不仅安理会已经司空见惯，就是世界新闻界也太熟悉了。如果安理会被这样的策略搞得茫然，那么安理会未免太缺乏独立判断力了。

73. 第二种倾向是更容易有的，从而对通向和平的活动更为有害。这种倾向就是把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同所有其他违犯停火的行为等同起来，这样做，就是不顾该地区人的现实而装出一种公正不倚的姿态。把以色列占领区人民小规模、不时发生的和自发的反抗行为同以色列武装部队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等同起来，是抹煞了两者在量上和质上的天渊之别。再者，把侵略行动下的受害者与别人领土的占领者等同看待，无异授予犯有侵略罪行的人以权利。在目前

的情况下，实际上等于宽恕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行动。这种报复的权利事实上就是弱肉强食法则的复活。安理会接受这个伪装下的法则之时，将是一个可悲的日子。

74. 这是与当前事件有关的不得不加以考虑的正义问题。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宪章的准则的问题。即使从讲求实际的政治观点来看，认为约旦与以色列之间有一个违犯与反违犯的恶性循环，双方要负同等的责任，那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在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掌握着庞大武器库的政府犯了大规模的违犯行动；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毫无防卫力量的政府，它肩负着收容大批被野蛮地赶出家园的人民的重担。以为约旦会用战争来反对它自己的人民，反对那些仅仅为了收复自己的家园而不得不动用手头的一点点可怜的手段进行斗争的人民，这难道是现实的吗？不进行这样的战争，约旦就无法来阻止所谓违反停火。

75.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当我们通过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时，我曾经说过：

“约旦政府曾经声明，尽管它已尽了最大努力，它无法控制抵抗运动的种种活动。如果将来发生什么事件，我们不能容许对执行部分第3段作出另外的解释，使以色列认为有权任意对约旦或它的任何别的邻国进行任何军事攻击。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以及殖民战争的历史证明，制造一些事件，并利用这些事件作为进行侵略战争的借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我们不能参与用不公平的、无法履行的条件把约旦束缚住，而一旦不能履行这个条件时，就要使它遭受大规模武装进攻的严重危险。

“所以，巴基斯坦必须拒绝任何这样的解释，因为它不仅会破坏国际关系和联合国秩序的基石，而且无异宣告小国和弱国将在它们的强大的邻国面前战战兢兢地过日子。”〔第一四〇七次会议，第62段和63段。〕

我之所以重述这一段发言，是因为它完全适用于目前的形势。

76. 最后，我必须说，我国代表团很欣赏这次辩论中所提到的关于雅林使团的许多话。所有的代表

除一个外都表示切望最近事态的发展不致对雅林大使的努力的进展产生不利的影 响。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例外，并且认为这是关系重大的。现在暂且不提这个例外，我国代表团相信，除非引进一种均衡办法，中东地区的形势即使要获得一种暂时的解决也不可能。除非以色列使阿拉伯人连续不断地遭受死亡与破坏的骚扰活动受到有效的制止，就不可能引进这样一种均衡。我们认为，这种思想应该在我们心目中处于最首要的地位。

77. 主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78. 希勒米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很显然，特科阿先生的策略是转移我们对当前的问题的注意力。但是，由于他对我国说了许多完全歪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答辩权。

79. 特科阿先生目前的发言就象一张放了一遍又一遍的唱片，听了第一句歌词，人们就知道下面要唱的是什么。这张唱片已经放了太多的次数，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它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纹，甚至在同一个发言中，这些裂纹也要把同样的唱词重复许多次。把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录在唱片上，这倒是颇为时髦的办法；我曾经看到有些唱片陈列在纽约第五街出售；我相信那种唱片售价三元美金。

80. 假如特科阿先生还要给我们一张唱片——说什么他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过和平生活，正如他说的以色列人民也有权过和平生活，——那么我将购买那张唱片。

81. 假如他说倘若以色列决定在我们的地区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以色列人将永远是少数——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部他们也将是少数，少数需要多数的保障，而他们请求这种保障——那么我将购买那张唱片。

82. 假如他在这里宣布，他的政府愿意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那么我将购买那张唱片。现在，他在你们面前把我们描绘为侵略者。他提到了一九四八年，说我们对以色列进行了战争；因此阿拉伯人是侵略者，可是，我倒想问问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前，以色列在什么地方？根

本不存在一个以色列。但是，当伊尔根·兹维·赖奥米、哈干纳、斯特恩所有这些恐怖分子匪帮，杀害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平民并把他们驱逐出境时，他怎么能来到这里说巴勒斯坦人民是侵略者而以色列人则是受害者呢？

83. 他提到了在也门放毒气的事情，那是完全毫不相干的，它不属于这里讨论的问题。我们对这件事早已进行了驳斥，我不准备再去重复一遍了。但是我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84. 一九四八年，在加沙地带，在靠近供应加沙地带食用水的主要水井近旁，抓到了两个携带着两个小玻璃瓶的以色列人。一位细菌专家从开罗飞到那里进行了化验。这些小玻璃瓶里装着痢疾杆菌和A型与B型的伤寒杆菌。这两个以色列人是也门籍的犹太人，他们看起来完全象本地人，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接近那口井的缘故。

85. 这就是细菌战，如果有人住在一座用玻璃造的房子里，他就不应该向他的邻居扔石头。因此，在驱逐了几百万巴勒斯坦人以后，他认为让他们过着七分钱一天的难民生活是妥当的，而且认为这些人民必须打上侵略者的印记。

86. 一九五六年，一位承包人有一天下午五点钟正在米特拉山口清理道路时，看到几架飞机在他头上飞过；投下了一些降落伞，有六十二名他的不幸的工人被以色列伞兵屠杀了。这些工人的武装只是十字镐和铁锹。那时我们正在准备抵御由两个大国发动的另一场攻击。我们的背正朝着以色列，以色列就从背后捅了我们一刀。这样，我们又成了侵略者。

87. 一九五六年，当以色列总理宣布合并西奈时，人们又在以色列国会里叫嚷我们在这个战争中是侵略者。

88. 现在，回到一九六七年，当时我国总统曾用荣誉来向两个主要大国的代表保证，他不会攻击以色列，他已命令武装部队解除戒备状态，他完全赞成和平解决。他甚至派了代表到美国来商谈和平条件。可是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特科阿先生的前任拉斐尔大使来到本安理会说，“一小时后我们看到成百

架的埃及飞机要来摧毁以色列，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战争来保卫我们自己”。

89. 假如真是那样，那可真是怪事，因为现代喷气飞机在以色列和开罗之间的飞行时间是大约十二分钟；到苏伊士运河地区则时间更少。拉斐尔先生没有解释这个怪事——为什么没有一架埃及飞机在以色列上空被击毁，甚至没有一架埃及飞机飞往以色列。它们都是在地面上被炸毁的。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个声明。他称我们为侵略者。

90. 现在以色列代表修谈纳赛尔总统的演说。我这里该演说逐字的记录本。总统说：

“我们已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但是以色列没有接受它，在目前没有和平解决的计划而且看来在将来也没有这类计划，因此，我们对目前中东危机的政治解决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将不会放弃一寸我们的被占领的领土。”

我不理解为什么特科阿先生要反对这种提法。

91. 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多说了，因为我希望集中讨论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保留行使我的答辩权，在必要时再来进一步讨论。

92.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9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只想说，我建议安理会各位代表细心地研究和权衡我们刚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那里听到的颇有教益的澄清。他说，他希望——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他渴望——有一天以色列人民在他们的国家内成为少数民族。形势不能再比这个更清楚了。

94. 我欣赏埃及代表方面所作的这种澄清，他再次向安全理事会说明了，埃及的目标是——否认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国家的主权与自由。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以色列必须应付这些危险。这就是中东冲突的真正问题所在。

95. 主席：在我的发言者名单上再没有名字了。我愿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法国、加拿大和巴基斯坦代表对我个人所表示的亲切与过奖的言辞致谢。

中午十二时二十分散会

